



楊塵曰著

上海清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出版

神州新淚痕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著 者 楊 塵 因

發 行 者 清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
交通路一百三十號
清 華 書 局

李涵秋著	徐枕蓀著	許指著	嚴著	王理著	石著	傑作	傑作	傑作	傑作	李涵秋著	徐枕蓀著	吳綺綠著	吳綺綠著	俞天	情著	枕亞	天嘯殘墨
還嬌記	讓婿記	新華秘記	新說部叢刊	新說部叢刊	新說部叢刊	雪鴻淚史	雙鬟記	余之妻	俠鳳奇緣	刻骨相思記	反聊齋	芙蓉孃	中國偵探談	枕亞浪墨初集	枕亞浪墨續集		
二冊	一冊	二冊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二集				全集	二冊							
一元二角	四角	一元六角	四角	四角	四角	八角	六角	六角	二元	一元四角	五角	四角	七角	七角	九角	八角	

眞正大廉價

本報出至四集都百萬餘言布面金字裝璜精美所載長短篇說部無不首尾完具著者因李漁亞許指嚴楊卓徐沐秋吳雙熱徐卓余天愔周瘦鵠吳綺緣許席父諸君無一非當今名小說家有句皆香無詞不妙洵屬洋洋大觀得未曾有惟是本報出版之初因成本過鉅定價稍昂未能滿多數閱者之意僅在存書無多配全者僅有二三部愛特不顧成本重行賤價凡連購四集者照定價對折實洋二元四角外埠加郵費二角計算尚未及成本十分之六七此種真正廉價好書市上恐難多覓舍此不買後會無期蓋此書也惟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原價發售不能通融特此闕白

社會小說

神州新淚痕卷三

譙北楊塵因著

第二十一回

陷窮途守苦志賣文

演新劇各熱心籌款

話說辛覺盦聽馮世新說得很有理。暗忖我橫豎長大閒着沒事。胡謔兩篇自量當不喫力。就是不能如願。也不虧折本錢的主意。打定便向馮世新說道。你可準備做兩篇。咧馮世新道。你若高興。我也可以陪着。你要幾筆。辛覺盦道。我何嘗不想去投機。咧就是混不了金錢。也可以自己消閑解悶。但是報紙上的文章。我向來沒曾做過一個字。落筆就怕盡說的是外行話。況且那一看徵文啓事。只說歡迎海內諸大文豪惠賜佳章宏著。也不限定題目。也不限定體裁。咱們向什麼地方落筆呢。馮世新笑道。我看無非是雜刊欄的稿件。什麼小說戲評花事諸文筆記無線電大小言若說社論時評。自然有編輯先生兼任的。新聞有訪員先生專任的。果真想投稿。應御還是做雜俎部份的文章好些。辛覺盦又問道。你打算做什麼文章呢。馮世新低頭想了片刻。方說道。我看咱倆組織一個投稿公司。罷暫且試辦一兩回。看能得心應手。咱們就長久做下去。總能夠謀些須生活的眼前。咱們假定先前說的那幾種。我今不說客氣話了。就

這等的文章。我却比較你熟些。如今你先擇幾種罷。其餘你若不能動筆的全都包在我的身上。辛覺盒聽他說得很爽快。也就想了片刻。道：「花史戲評我是絕對做不出來半個字。或者我做一篇社會小說。再做一兩種筆記。若說那些諸文無線電大小言我看都不是什麼正路的文章。累得一頭的臭汗。也沒有絕大滋味的。」馮世新道：「偏偏你將兩種正經文章都選了去。花史戲評我也是一個門外漢。真要閉着眼珠兒瞎說。未嘗不能夠敷衍。但是我也最怕做這類文章。你說那些諸文無線電大小言等類。沒有絕大的滋味。這種理想却與我不同。要曉得咱們投稿的舉動。若是實行乃破天荒第一次的事兒。誰知咱們的大名咧。咱們文字上信用。又有什麼根柢。嘆與其長篇大著。下別人的字。綫簾不如先做些小頑意兒去探一探風。果能將咱們的資格造出來。再接着要長槍大斧的把要似覺穩當些。就是你一心要想先做小說。我看還是言情的比較社會的容易銷售些。」辛覺盒未及答話。忽堂後攢出來一個人。悄聲笑道：「哈哈。這可被我偵探着了。」馮世新、辛覺盒二人都喫了一驚。掉轉頭看原來是印漢魂走近前來。他倆便截住話頭。心坎裏都有幾分不樂意。馮世新便懶懶的答道：「咱倆還有什

麼。祕。密。怕。你。偵。探。咧。印。漢。魂。笑。道。你。倆。不。說。我。也。聽。着。了。什。麼。花。史。什。麼。戲。評。想。必。又。是。組。織。什。麼。報。老。實。對。你。倆。先。生。說。罷。無。論。你。倆。的。筆。下。文。才。是。八。斗。是。五。車。這。花。史。戲。評。兩。種。大。文。章。須。得。讓。我。與。鐵。和。尙。出。風。頭。的。辛。覺。盒。笑。道。你。倆。既。有。這。大。的。本。領。何。不。在。各。報。館。裏。投。稿。咧。印。漢。魂。連。聲。說。道。你。再。也。莫。要。打。糊。塗。主。意。罷。他。們。都。是。有。團。體。的。如。咱。們。這。些。不。出。名。的。大。文。豪。任。你。文。章。做。出。了。一。枝。花。也。難。得。看。上。他。等。眼。角。裏。的。我。今。請。問。你。倆。一。句。實。在。話。究。竟。是。辦。報。還。是。投。稿。呢。若。要。辦。報。我。可。以。算。一。個。發。起。人。將。來。的。花。史。戲。評。我。與。鐵。和。尙。都。能。盡。純。粹。義。務。的。包。管。出。版。第。一。天。那。戲。館。裏。的。老。班。堂。子。裏。的。老。鴇。都。要。前。來。打。招。呼。或。在。還。可。以。打。他。些。須。小。主。意。按。月。混。幾。個。津。貼。費。咧。馮。世。新。聽。他。一。個。人。自。說。自。道。的。開。笑。也。不。是。氣。也。不。是。直。待。他。說。完。便。佯。笑。着。答。道。你。能。夠。這。等。熱。心。再。好。也。沒。有。了。不。瞞。你。說。咱。倆。是。很。想。辦。一。個。報。館。的。無。奈。經。費。上。還。莫。籌。着。一。個。銅。鈔。咧。最。好。請。你。去。籌。辦。出。版。的。時。候。咱。倆。一。定。盡。文。章。的。義。務。印。漢。魂。驟。聽。這。番。話。頓。將。週。身。的。熱。度。一。直。冷。到。腳。後。跟。半。晌。方。說。道。鬧。了。一。半。天。你。倆。還。是。客。串。空。城。計。喲。馮。世。新。道。誰。說。有。實。在。的。把。握。咧。印。漢。魂。便。轉。身。走。

出去。辛覺盦直待印漢魂去後，復悄聲問馮世新說道：「漢魂他雖然是一個冒失鬼，但是他說那投稿的苦境，却很有理的。咱們還得斟酌些實行罷。」馮世新笑道：「你莫去聽他的鬼話。你聽他這一番計劃，就可知他的文章高妙了。如這等人做的文章，也能賣得出去。除非那編輯先生是目不識丁，他說他的咱們還是辦咱們的。於是二人仍守舊約，當日各做了三條無線電一篇遊戲文，寄到漢潮民覺兩家日報館裏。次日清晨，他倆逛到那兩家報社門首，見門傍張掛的當日報紙尋到末版，早見世新覺盦兩個字高標在報上，再看所刊的文章，一字未曾移動，逐句還加了许多套圈兒。最後又見有兩行啓事，說了许多傾佩的話兒，還望多多的賜稿，並且詢問他倆的住址。兩種報上的啓事都是這一樣的話兒，看得他倆只管撓腦袋。瓜兒心坎裏麻一陣癢一陣說不出來，是怎樣的快樂看罷。馮世新便向辛覺盦說道：「如何我說印漢魂的話兒是不足信的？早知這樁事兒還能夠謀生活，咱們何必不尋找幾個零花呢？」啞。今天我纔明白咱們讀書人所以窮得一輩子翻不了身的，就是害在一個懶字。咱們快些回去，接着幹罷。」二人得意洋洋回寓，從此兩人閒着就擲着一隻禿筆頭兒，信手寫去也不

說長道短。大眾因他倆都是詩云子曰的書獃子。也都不去管他。光陰容易。又混過一月。馮世新辛覺盒二人都暗自打算。道眼看一過了計算。咱們所投的稿兒。每人足有二三萬字。怎地兩家報社裏沒有一家酬謝呢。彼此心中都狐疑不定。一日大眾都被白素英陳月仙二人邀約去給女子自由黨籌款。演一天文明義務戲。屋裏仍留着馮世新辛覺盒二人守門。印漢魂也不知與白陳兩位女士要得有些須意見。推病不去登臺。也在機關部裏與辛馮二人厮混。無奈辛馮二人的性情都是狠冷淡。每天聽不着他倆說十句話。況且對着印漢魂越發覺得沒有話說。印漢魂自覺異常寂寞。便在廚房裏洗自己的小褂兒。消遣正洗得精神抖擻之際。忽聽有人敲門。印漢魂忙應着去開門。復見門縫裏塞進一張郵片。印漢魂接着一看。原來是民覺報編輯部給辛覺盒馮世新二人的信。說請他倆到報館裏去並有要事一談。印漢魂約略瞧了一看。頓時心坎裏熱潮澎湃起來。又是歡喜。又是妬忌。便將那張郵片向懷裏一塞。翻身下樓。向着馮辛二人作了一個揖。道恭喜恭喜。今天可瞞不住我了。說時。臉皮上已現出不悅之色。辛馮二人猛然聽他這般說。都一時摸不着頭腦。二人發了半晌怔。同聲問道。

咱們有什麼事兒配恭喜咧。印漢魂冷笑道：看你倆書獃子似的，做工倒還不壞。這可也是我自己不量你倆早晚就要去做大報館裏的編輯先生，怎還看得上咱們這共患難的老同志。喲，說時便將那張郵片掏出來，向辛馮二人面前一扔，道：這還是我扯白冤枉人。噫，馮世新接着那郵片與辛覺盒二人同看，方纔明白馮世新便問印漢魂笑道：你倒真把我嚇了一驚，原來是這個頑意兒。這乃是咱們投稿的事，算得什麼榮耀咧。印滿魂搖頭道：這句話只好騙小孩兒，分明說有要事相商，投稿能算得要緊嗎？再說你們兩位先生文章雖做得比我好，若沒有一兩個朋友介紹，要想投上大報館的稿兒，我還是不相信的。急得辛馮二人有口難分，辨心想若不敷衍他兩句，總覺礙着同志上的情面。自問有些過意不去，若要向着他說實話，怎奈他一味的搖頭不相信。信真鬧得他倆沒有法兒。比時辛覺盒忽想着投稿第二天的報紙，他曾向張萬全討了六個銅子兒，每種賣了一份。那詢問他倆的地址啓事，還未撤去，便從枕角邊找出那兩種報紙來，遞給印漢魂看。道：老漢，你真不相信，這是咱倆投稿的報紙。那兩家報社裏登的啓事，可見咱倆並不是說假話騙小孩兒了。印漢魂接着看了兩眼，半晌

方說道。這也真有些古怪。也沒見着有一次。這等啓事。怎麼你倆的運氣。就這等好呢。轉又說道。並非我今天還要埋怨你兩位。老大哥辦這等事兒。我也不是一个外行。如何不帶我一个頑呢。馮世新道。你那天又反對投稿。說投稿若沒有團體。是投不上的。咱們怎好再尋你去碰釘子。咧。印漢魂臉兒一紅。道。那些舊話不必說了罷。我且問你。你倆的戲評。是怎樣做的。花史裏可放得什麼材料呢。馮世新道。這兩種大文章。咱倆怎敢動筆呢。咱們所做的。無非是些小說雜記。游戲文章。無線電大小言等類。有時也做兩篇社論。幾個時評。印漢魂聽着連連的搖擺腦袋。道。這些都算不得是價值的文章。我看如今這個年頭。最能受社會歡迎的。只有戲評與花史兩種。如今說上我的文章。癢來又覺得有些手癢。明天我代你盡幾段花史戲評的義務。包管那些編輯先生分外要另眼看待呢。辛覺盦見他直貼上來。也就落得賣一個人情。道。咱倆本想請你與鐵僧幫忙。因爲本月還不知他們報館裏如何的酬謝。所以不敢預約。若說到義務兩個字。那却不可的。印漢魂方轉過笑臉大喜道。咱們都是自家人。義務不義務。還不是夥在一處兒使用嗎。但是我有一句話兒。須先說明白。你倆如要請鐵和尚幫忙。我就

不做半個字鐵和尚。他曉得什麼東西開口都說的是外行話尋常寫一封家信還要夾着許多石灰字加上幾條橫核兒他那配投稿呢我勸你倆快些莫要自己尋着丟臉罷他如今學會了幾個新名詞那都是我教授的我豈有不曉得他的分量咧瞎居然大胆敢去高攀女學生我看白素英真是瞎了一對眼珠兒辨不清白人的好歹將來他總有自悔時候的說得怒氣填膺早不似平日與李鐵僧交共莫逆的形狀辛馮二人細聽他這番話的滋味好像含着有幾分酸素也都不便答話馮世新忙岔開說了一會兒閒話只見那赤日的影兒如箭似的直落下去漸漸那些熱心盡義務的新劇大家次第回寓紛紛都說的是那劇上的事如張萬全萬國忠吳天俠羅寶奎陳月仙萬自新等六人都擁在那間正樓裏面團團圓圓坐在樓板上七嘴八舌的鬧個不休辛覺盒馮世新二人好容易頭腦裏清淨了半日忽被這一陣舌劍唇槍又搗得他神昏心亂便借着沏水泡茶避下樓去了印漢魂見李鐵僧與白素英二人心坎裏不免又難受一陣幸喜陳月仙萬自新二人在座尚可以解他幾分煩惱也就夥在大衆堆裏閒扯閒搭張萬全笑道我看今天這一本戲演得真算是十全十美就是在他們舊

舞臺排演起來也不能強勝的轉。又向萬自新稱贊道：我真佩服你。你那一場演說，我也不知從那一個字上稱贊，纔好彷彿一個字一個字送進我的耳朵。眼裏都含得幾分又酸又辣的滋味。我若不是坐在大堂上，須要嚴守那莊嚴派的範圍，很不能大哭一場。黃國忠道：這都是尋常那些新名詞操練純熟的工夫。不然如何能臨時登臺就滔滔不斷呢？吳天俠道：豈但是演說得好，咧就如那騎在木驢子上面唱的那一段小調兒，真唱得又清又脆，比較謝大玉子的梨花片兒還醉人。羅寶奎笑道：不瞞你們諸位說罷，那時我扮的是劊子手，老張坐在大堂上叫我綑起來。我聽了這一段小調兒，好像兩隻手都似橡皮做的那裏綑得下去。咧萬自新道：好了，好了，你們加上我這些頂高帽子，當真要我去反串打櫻桃的小書僮麼？嘴巴裏雖然這般說，他的心坎裏早已快樂得又麻又癢。瞥眼見陳月仙悶悶的坐在一旁，便轉聲說道：平心而論，月仙與素英二人扮那兩個丫鬟工夫比我高得多。各人却有各人的好處。譬如尋春的那一場，白素英與鐵和尚調笑的那些表情，做得真浪。我看就是賈璧雲演的遺翠花也沒有他那般細膩。月仙他與我閑遊的那一段，真是從小子和的花田錯裏套出來的。

就算是缺少幾句唱工。吳天俠忙接說道：「就是鐵和尚的滑稽派也真虧他做得出來。」印漢魂道：「只要臉皮撐得厚厚的有什麼稀奇呢？」張萬全道：「你是只管批評別人，若要請你上登包管就禿着嘴巴了。」你說他不好，你何不去扮一個腳兒，出一出風頭呢？」印漢魂頓時臉色一紅。吳天俠恐怕他倆說翻了連忙岔開道：「若切實說呢？滑稽派却是比較其他各派容易做些，只要引得人發笑就算得是一等了。」黃國忠道：「你莫要假充內行罷，如你的本領纔算一等呢？做一個四鄰之一跟着別人出臺進臺就沒聽着你說了一句話。」吳天俠也笑道：「你不是四鄰之一麼？大哥莫要笑二哥，我的本領都差不多說得大眾哄堂狂笑了一陣。」印漢魂道：「鬧了半天你們倒底排演的什麼戲呢？」大眾都向他笑道：「請你猜一猜看新劇裏還有什麼戲劇？」是騎木驢子上場的印漢魂默想了一會兒方說道：「哦，乃是刁劉氏。」這却是一齣改良社會的好戲。張萬全道：「你也不看看是什麼人演戲，如咱們這些熱心志士不演改良社會的新劇，難道還演男盜女娼的新劇嗎？還虧你自命是一個評劇大家，怎地刁劉氏的戲情也聽不出來，可莫要罵壞那評劇大家了。」印漢魂被他說得不能作聲，悶坐在一旁翻舊報，萬自新又

轉問道。那兩個書獃子。躲在樓下。做什麼。張萬全道。你再也莫說這兩位先生。罷看他倆。周身沒有一個銅子兒的家當。脾氣倒很古怪的人。多的地方。他們是不能久坐的。若是別人不在書本兒上說話。他倆是不情願交談的。還有一樁最古怪的事。他倆的年紀不大。也有二十多歲。一見着婦人女子們。臉兒就羞得赤紅。想要尋着他倆說一句。直比登天還難些。陳月仙忙攔住道。你快些。吳再說罷。他倆乃是孤老院裏出來的。老腐敗何必再與他談心。咧。萬自新道。這等人養着有什麼用呀。我看還是想一個方法。將他倆打發開去。免得夾在一處討人厭。不瞞你說。我實在看不慣這一類的人。張萬全將眉頭一皺。尙未及開口。印漢魂道。看他倆的樣兒。雖討厭。文章却做得很好的。萬自新道。老漢。你莫要給他吹大氣。罷。如這等死了大半截的人。都能做文章麼。我却不敢相信。吳天俠道。若說做文章。我看還是老漢與鐵和尚二人好些。別的不說。他倆做幾句無題詩。真愛煞人。印漢魂道。這還是他倆高些。現在民覺漢潮。兩家報館裏還要請他去做編輯呢。張萬全忙問道。可是真的麼。印漢魂笑道。我何必撒謊。咧。說時。便將那一張郵片與那兩份舊報。拿出來。大衆爭着看了兩眼。都默默相覷。不作一聲。欲

知他等因何發忙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接郵片勢利感同人 鬧報館萍水遇至戚

話說大衆見了那張郵片並那些舊報紙裏的稿兒都不作一聲半响。萬自新方說道：這兩個怪物我却沒曾看出他的本領。我想他倆必定報館裏有一兩個熟朋友的。然而他倆既能做報紙上文章總算得是有志之士……陳月仙不待說完道：咱們今天所演的新劇何不請他倆做幾段戲評鼓吹鼓吹呢？張萬全忙答應道：這話說得不錯。我等正缺少筆墨上鼓吹的人。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印漢魂道：你莫空高興。他倆是不會做戲評的。萬自新笑道：你少喫些乾醋罷。豈有投稿先生不會做戲評的道理？況且評新劇就與做筆記相等。又不談論什麼西皮東皮二黃三白的。只要他多說幾句好話就是好文章。何必去分別什麼內行外行呢？吳天俠、黃國忠二人也不待印漢魂分辨。便搶着走到樓梯口埋頭同嚷道：辛先生、馮先生快些請上來坐。咱們還沒給先生們道喜呢。躲在樓底下可是辦喜酒請咱們喫麼？馮世新、辛覺齋二人這時正在廚房

裏劈柴忽聽樓上一片嚷聲叫什麼辛先生馮先生頓覺詫異復聽那一番道喜的話馮世新便咕嚕道這又是印漢魂那張快嘴巴說的便向樓上說道咱倆在這裏湖水請你等喫茶咧又聽樓上說道這可莫折壞了人罷怎敢驚動侯補編輯先生做火頭軍呢接着吳天俠黃國忠二人跑下樓搶着劈柴湖水逼得辛馮二人只好上樓那樓上張萬全等都擁在梯口幾乎將辛馮二人高撮起來這個也爭着叫先生那個也爭着叫先生鬧做一團鬧得他倆也不知回答什麼纔好還是張萬全說道咱們坐着談罷於是大衆這纔坐定這時萬自新陳月仙也不嫌他倆討厭都緊貼坐在他倆身傍四隻俏眼只在他倆的身上不化的打量反鬧得辛馮二人跼促不安張萬全復問他倆的原因馮世新便將向印漢魂說的話兒重述了一遍大衆這纔明白萬自新忙搶先說道並非做妹子的今天說句現成話你倆應該早走這條路了多少總得混幾個金錢還是小事名譽多好呢如今報紙乃是代表國民的輿論新聞記者的品級是與大總統平等的你想有多大的威風我這看着別人嘔心嘔肝的投稿一年的郵票也不知冤枉了幾百分始終不見報紙上有他一個名字他等投稿還是不少灰心可見

投稿人若能在報紙上時常見他的名字，那是最榮的。陳月仙笑道：「我尋常也是很覺詫異的，別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想混一個投稿，大文豪的牌子，很不容易。如你們兩位先生，下筆滔滔的大才學，若投稿必定是百發百中的，如何不走這一條路？我真是給你倆抱屈不淺。如今可好了，你倆總算得是投稿，大文豪眼見還有當主筆的希望，真是無論走到什麼所在，頂門上早刻了大文豪三個字，誰敢不尊敬呢？慢說別的，就是將來自由結婚，也容易得多了，不瞞你倆說，罷妹子也曾走上這條路的。無奈文學太差，將來我與自新姐姐，都是要常常請教的。」萬自新笑道：「我也是這般打算，還不知他們兩位先生眼珠裏可有咱們呢？」說話之際，那四隻眼光只管在辛覺盦、馮世新二人的臉皮上翻筋斗，很不能倒在他倆的懷裏去。沾染些須斯文氣兒，纔好無奈。馮世新、辛覺盦二人，都不是那些風流才子，輕薄王孫，那裏消受得了他等這般醜態？所以他倆費殺苦心的做嘴臉，總想博兩個大文豪一點歡心，誰知反似加上了他倆許多刑具，羞得他倆嘴巴裏只管不……不……不……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張萬全總算是他倆的救星，從旁岔開道：「別的不說，你倆果真要在報館裏辦事，咱們將來若